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六十七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

曲禮上第一之四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櫛側瑟反惰徒禾反又徒卧反矧本又作哂失忍反詈黎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櫛不翔憂不為容也不御憂不在樂不變味憂不在味孔疏猶許食肉但不許多耳變味者少食則味不變多食

則口味變也　不矧不詈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復故自若常也　呂氏大臨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憂在乎心故言動不得如其故也　方氏愨曰言冠者别於童子冠則有時而不櫛可也童子則無冠矣無時而不櫛焉此所以止言冠者不櫛也以憂親之疾而忘其身之飾故也言不惰則以憂勤而不敢惰也琴瑟不御者不以所樂而忘所憂也樂必以琴瑟為言者蓋常御之樂士無故則不去故也

物有常味也食肉多品則為變味人有常貌也飲酒過量則或至變貌　徐氏師曾曰翔張拱也御用也不惰或人問疾或已迎醫言之必詳而不敢惰也通論陳氏祥道曰儀禮曰疾者齊養者皆齊則自行不翔以至怒不至詈皆齊之事然此亦中人之制孝子之疏節也文王行不能正履不特不翔而已色憂不特言不惰笑不至矧而已一飯亦一再飯亦再不特食肉飲酒不變味變貌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不惰憂不在私好惰不正之言
孔氏頴達曰惰者惰訛不正之言謂言語戲劇華飾
文辭　陳氏澔曰不惰不及他事也
辨正姚氏舜牧曰言不惰謂其言急切而不敢怠慢
也訓不及他事非訓惰訛不正之言尤非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正義鄭氏康成曰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
席也專猶單也　孔氏頴達曰憂亦謂親有疾也吉

時貴賤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苫無席卒哭後芐翦不納自齊衰巳下始喪而有席並不重降居處也　張子曰有憂者心未安故側席喪巳然者坐無容故專席也　陳氏澔曰有憂謂親疾或他禍患存疑呂氏大臨曰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有憂者行不能正履則坐不能安席可知矣喪不二事則不與人共處可知矣居倚廬非喪事不言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皆專席之義也　陳氏澔曰側

席謂偏設之變於正席也　姚氏舜牧曰側席是不能正席非獨坐一席也專席是另設一席非單設其席也

案側之訓特如北階止一階而謂之側階也葢設席必相對故有東向西向南向北向之席今以有憂無暇與人相接故席止在一面若謂必斜其席則古人死且必以正豈有憂即改其度乎席必兩而後為一重居喪則单席不重也若謂不與人同坐則喪各有

位次其尊卑同疏戚同者安能不與之同坐外人無服者又豈有来此席而同坐者乎

水潦降不獻魚鼈潦音老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饒多也孔疏或云水潦降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明獻遺人物　徐氏師曾曰降下也凡言獻者皆下施於上之辭

餘論張氏曰水潦降時魚鼈方孕故不取　彭氏曰水潦暴至恐人因取魚鼈傷生故不獻

存異孔氏穎達曰盧植庾蔚並以為天降水潦魚鼈難得　朱氏申曰水深則魚鼈難取　陳氏澔曰水涸魚鼈易得不足貴故不獻

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佛扶弗反陸本作拂畜許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佛首為其喙害人也佛戾也（王氏肅曰謂捩轉其首恐其喙害人）　陳氏祥道曰獻鳥必視其性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蓋為小竹籠以冒之畜養也養則馴（孔氏疏馴善也鳥經人養則不喙害人故不用籠）　陸氏佃曰佛首以翼佛

之若今佛雞鶩矣　朱氏申曰勿佛順其性之有所適也

㮚畜禽以籠獻則不然據下執禽左首則不用籠可知且竹籠亦與拂首何涉

獻車馬者執策綏綏音雖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大者舉其小者便也　孔氏穎達曰策是馬杖綏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不可進尊者之前但執

策綏呈之則知有車馬也

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冑直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甲鎧也冑兜鍪也孔疏謂鎧為甲者言如龜鼈之有甲也　孔氏穎達曰鎧大兜鍪小小者易舉執以呈之末拄地頭也不净不可向人故執以自向　呂氏大臨曰便於受獻者之執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少儀云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無以前之則袒櫜奉冑

案竹木皆有本末凡吉杖皆下末惟喪杖下本故此謂拄地者為末

獻民虜者操右袂袂彌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民虜軍所獲也孔疏謂征伐所獲操其右袂制之孔疏右袂右邊袖也以左手操其右袂用右手以防其異心執操互言耳 胡氏銓曰民虜俘獲者馘取左而袂操右各制其强力

案右手有力操其右袂示已縶服且可防變也

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契苦計反量音亮

正義鄭氏康成曰契券要也孔疏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 右為尊孔疏以先書為尊 量鼓量器名 孔氏頴達曰粟稻粱之屬米六米之等量是知斗斛之數也隠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為鼓以量米故云量鼓獻米者執器以呈之 吕氏大臨曰古者以契為信居者執左契出者執右契孟子人粟者執左契以待之取人粟者執右契以合之 朱子曰右契契是合同底物以右為上將獻於人必執其右自取其左 陳氏櫟曰

待以右合左而付粟也　彭氏曰帶殼曰粟去殼曰米　徐氏師曾曰粟米皆重貨難舉故但執契皷以呈之

通論方氏慤曰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鐵釋者謂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理或然也

案荀子曰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槩之王肅注家語曰三十斤為鈞鈞四為石石四為鼓夫五量終於斛而鼓又十二之則量器中鼓

為大

存疑孔氏穎達曰米可即食為急故獻者執量粟可久儲為緩故獻者執契

辨正姚氏舜牧曰米云量則粟亦量粟云契則米亦契盖互文耳

獻孰食者操醬齊齊子奚反

正義孔氏穎達曰孰食葱渫之屬醬齊為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若見芥醬必知獻魚膾之屬也　呂

氏大臨曰醬齊者主人親設客親徹食之主也孰食之與醬齊各有所宜所謂不得其醬不食

獻田宅者操書致

正義孔氏穎達曰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者也已上諸物可動故不云致而田宅著土故板圖書畫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古者田宅悉為官所賦本不屬民或有重勲為君上所賜故得有獻　呂氏大臨曰鄭

伯假許田春秋譏之此必周衰變禮即采地授之君公傳之先祖亦非已可擅以予人者一說如郈成子分宅以居之之類其曰獻者假人使如有之也此說則得之

案水潦降已下八節皆獻物之禮首節隨天時次節順物性三節已下唯執末為致潔操右為防變餘皆舉要以見古人有一物必有一物之儀如此

總論陳氏祥道曰獻車馬以至於田宅皆有所執則

舉其要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遺云季反弛式旨反辟扶亦反下音避弣音撫鄉音向

正義鄭氏康成曰弓有往来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遺人無時已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孔疏弓之為體以木為身以角為面筋在外面張之時曲來向內故遺人則使筋在上弓身曲向其下其弛之時反

張向外筋在曲内角在曲外今遺人角鬻其上弓形亦曲鬻下也弓人云秋合三材冬定體則合三材時亦可獻簫弭頭也謂之簫簫邪也孔疏簫弓頭頭稍剡差邪似簫又謂為鞘鞘簫言相似弣把中孔疏弣謂弓把也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主人拜拜受也辟拜謙不敢當由從也從客之左右客尊之也接下接客手下也承弣却手則簫覆手與孔疏主人既敵故自受拜客既竟從客左而受之主人既還在客左與客並却左手接客左手之下而承弣又覆右手捉弓下頭必知客主俱却左手承弣右手執簫者蓋主人用右手承弣則是倒執弓也鄉與客並謂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

並授孔疏鄉與客並明既拜客竟還前立處與客俱南面而立乃受弓若不敵則不並授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明授受之宜敵體故稱遺地道貴右故推客居右客覆右手執弓下頭又却下左手以承弓把把當中央而髙兩頭頺下以授主人主人在左弓下頭拄地不浄故自執之以上頭授人示敬也主人將受當賔前而拜客讓不欲當主人之拜故少逡巡以避之不答拜者執弓不得拜也　吕氏大臨曰右手執簫左手承弣者受者便於執也少儀云弓

則左手屈韣執弣授受之儀尊卑皆稍磬折故皆垂
帨也由客之左吉事尚右以尊賓也接下承弣敬受
之也鄉與客並然後受者敵相遺皆南鄉　胡氏銓
曰尊卑垂帨獻受皆敬還辟猶退却也　陳氏澔曰
還辟之辟猶開也謂離其所立之處　方氏慤曰賓
主異等則授受異鄉此賓主敵故鄉與客並也　徐
氏師曾曰接下承弣者是時客方承弣不能容手故
先以左手接下俟客放手而後承弣次以右手執簫

也

通論孔氏頴達曰聘禮賔問主國之卿卿北面受幣聘賔南面授幣敵不並授者以聘賔銜聘君之命敬其君命也

存疑孔氏頴達曰尊卑謂賔俱是大夫則為尊俱是士則為卑　張子曰尊卑垂帨至地髙下之節也尊卑者髙下也尊者謂賔主卑者謂賔主之侍者尊者磬折則卑者亦當然

辨正朱子曰賔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帨也　馬氏睎孟曰主佩垂則臣佩委明尊卑俯仰之異也言尊卑垂帨而無上下之異者盖賔主授受之禮非臣主之際也

案此只論賔主雖有尊卑而其禮一致耳若如孔氏說則賔主或一大夫一士不皆垂帨顯與經背矣如張子說則賔主行禮安用侍者在旁摹仿乎弓張則筋外而角内弛則角外而筋内簫亦作硝又曰弭詩

曰象弭魚服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左傳曰左執鞭弭是無緣之弓以骨飾其弭也然簫之飾亦有不特以骨者爾雅曰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蓋射者男子之所有事故弓之制獨詳而遺人以弓其饋視他物為重故詳其容然垂帨拜辟並受即他物亦當無不然者接下承弣孔疏甚明陳氏澔注主人卻左手者謂主人卻客左手亦以左手承弣也又覆右手者謂主人自覆右手亦以右手

執簫也則客左手先釋弣而後主承弣下字反不分

明

進劒者左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左首尊也孔疏首劍拊環也客在右主人在左劍以首為尊以尊處與主人也　孔氏頴達曰進亦遺也言授與人時也

通論孔氏頴達曰少儀云刀却刃授頴頴鐶也春秋傳叔孫之圉人欲殺公若偽不解禮而授劍末杜注以劒鋒末授之以鋒為末則鐶是首也少儀又云澤

劒首鄭注澤弄也劒刃不容弄正是劒鐶也

案古之佩劒者必左唯僕者右帶劒避君也少儀曰劒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劒焉夫襓劒衣也博雅作袂襓以劒置襓上示不敢褻也左首尊其首也劒首在左則主人右手受劒為便也

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鐏在困反又作管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鋭底曰鐏孔疏鐏在尾而鈍嚮人為敬也後刃敬也孔疏直刃長八寸横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刃當頭而利故不持

向人也孔氏穎達曰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横安刃但頭不向上為鉤也　徐氏師曾曰向主人曰前自向曰後不以刃授示不傷人敬也

進矛戟者前其鐓鐓徒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兵鐏鐓雖在下猶為首平底曰鐓孔疏戟兩邊皆安横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横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鐓矛戟柄尾平底如鐓柄下也以平向人敬也　孔氏穎達曰矛如鋋而三廉也戟令之戟也亦應並授不云左右而云前後者互文

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左右也　彭氏曰矛橫安兩刃而頭俱鉤向下也戟橫安兩刃一向上而一向下也鐓為矛戟柄尾

進几杖者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者所馮依拂去塵敬也　孔氏穎達曰前云獻杖執末此云拂之亦互文也或云進几者以彎外授人亦順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少牢禮主人左手縮之以右袂進

拂几三二手横執几進授尸於筵前此進几之儀 案此授尸之禮子事父弟事師或亦然若相遺則未必然也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效猶呈見用右手便也　孔氏穎達曰此亦是遺人而言效互文也　徐氏師曾曰馬羊㹀畜馴而易制故右手牽之

效犬者左牽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犬齧齧人右手當禁備之　孔疏犬好齧齧

人故左牽之而右手防禦也少儀云獻犬則右牽之彼是田犬畜犬不齧人此是充食之犬故防之狗犬通名分言之則大者為犬小者為狗爾雅云未成豪曰狗　呂氏大臨曰犬雖豢畜然吠非其主或有噬人之患故左牽而以右制之

如臣虜之比

執禽者左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左首尊孔疏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横捧之並授則主人在左故客以鳥首授之也　陸氏佃曰禽若羔鴈之類左首向人焉

案此執禽與前獻鳥不同即周禮所謂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鶩工商雞是也故下文繼之云飾羔鴈者以繢士相見禮云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即執禽左首之謂也

飾羔鴈者以繢繢胡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繢畫也孔疏飾覆也畫布為雲氣以覆羔鴈為飾以相見也

陳氏櫟曰飾羔鴈者覆以布而繢畫之　朱氏申曰卿執羔大夫執鴈以為摯焉飾以繢所以文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孔疏士相見禮云下大夫以鴈上大夫以羔飾之以布不言繢者彼是諸侯之卿大夫卑故但用布此天子之卿大夫尊故畫之也

辨正陸氏佃曰案士相見禮下大夫以鴈飾之以布言飾則繢可知未必有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夫之異

受珠玉者以掬掬九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珠玉以掬慎也掬手中孔疏珠玉若受

之置在手中不用袂承之恐墜落也 陳氏澔曰謂以兩手共承之也

徐氏師曾曰兩手曰掬珠玉重寶受之宜慎故開匣而以兩手共承之也

受弓劒者以袂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弓劒以袂敬也孔疏受弓劒者不露手取之用衣袂承接以為敬也

存疑徐氏師曾曰前言受弓接下承坿又似不以袂者豈前專受弓而此兼受弓劒與

飲玉爵者弗揮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其寶而脆　孔氏穎達曰玉爵玉杯也揮振去餘也左傳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是也

陳氏澔曰洗他爵必揮揚之去其餘水惟飲玉爵者弗揮揚玉器宜慎也

餘論吳氏澄曰此因上文受珠玉以掬而并記之也

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苴子餘反簞音單笥思嗣反操倉刀反使色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笥盛飯食者圜曰簞方曰笥如使之容謂使者　孔疏苞者以草包裹魚肉之屬詩曰白茅包之既夕禮云葦包長三尺是也苴者以草藉器而貯物簞圓笥方俱是竹器亦以葦為之問人者謂因問而有物遺之也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以表其意使者操持此上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如臣為君聘使受君命先習其威儀進退令如其至所使之國時之儀容故云如使之容也　孔氏穎達曰凡謂凡此數事皆同　呂氏大臨曰書厥包橘柚錫貢是包兼果實惟衣裳在笥是笥或有衣裳　陳氏櫟曰苴藉也簞

以盛飯食笥以盛衣裳問如詩雜佩以問之左氏問之以弓　徐氏師曾曰上言親獻之儀此言為使之儀也使者操持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即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彼之儀容則臨時不至失禮而稱其為使矣

通論呂氏大臨曰進者以物共尊者之用非獻也效者致之尊者之前使之見非進也聘禮曰小聘曰問問者久不相見使人問安否以講好因有物遺之義

如諸侯之相聘禮則殺之也詩云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如弓劍苞苴簞笥皆可以問人者也使者操是物以受尊者之命如使臣受命於君之容所以敬命也　應氏鏞曰自獻魚鼈至於效犬執禽皆細別其獻物之宜而一物必有一儀也自飾羔鴈至於飲玉爵又畧叙其飾物之文而重其物必重其禮也終則總之曰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舉其凡以該上文所列之目也盖曰獻曰遺曰進曰效雖不同而

皆所以為問也當其受命主人之時物雖未至於所遺之家而其執操有儀已若與之相為揖遜周旋而無愧乎使者之容矣

餘論馬氏曰禮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相見以贄為此也卿執羔大夫執鴈而飾之以繢者君子交接之禮以文為貴蓋位彌尊而禮彌文也苞苴簞笥物之微者也操而遺人必習其威儀進退如使者之容以禮將之也故聘義使者

聘而誤主君弗親饗古之人相厲以禮如此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為于偽反使色吏反下使者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急君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孔疏鄭注

聘禮有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所問或問其臣或問他人　孔氏穎達曰受命謂受得君命為聘使受君言宜急去不得停留宿於家

聘禮既受命遂行舍於郊是也　呂氏大臨曰人臣之義莫大乎敬君敬君莫大乎敬命受君命不宿於家不敢留也　方氏慤曰上曰命蓋主於所使之人

下曰言蓋主於所問之事

通論陳氏祥道曰為人臣者無以有已故將軍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誓衆則忘其親援桴而鼓則忘其身為君使者豈異是哉聘禮所以言釋幣遂行此所以言不宿於家也　鄭氏康成曰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孔疏行享禮畢而又有此言亦孔疏如告糴乞師言汶陽田之類必有物將之又加束帛也

案聘有以常禮行者則言不過述歲事之常有以有

故行者則言如秦伯使西乞術聘魯且言將伐晉事是也以其非一定故聘禮云若有言鄭引此者以見人臣急君命不敢留宿之義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敬君命也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

孔氏穎達曰君使初至則出門拜迎君命辱者言屈辱尊者之命來也君之使去又出拜送門外則知

初至迎亦出門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使人如字朝音潮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臣有所告請於其君　孔氏穎達曰命使者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受之互言也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已使卑於君使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况君

言至乎孔子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況使人於君所乎言拜辱拜送則知朝服而命之亦拜之也　范氏成大曰朝受君言夕舍於郊非必使事如此其急也不敢慢君之命也使人請命於君其往則朝服而遣之其反則下堂而受之非嚴使人也嚴君之命也人君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主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弗輕發守之而弗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識音志行下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敦厚也　陳氏祥道曰博聞强識知也知常患於不讓敦善行行也行常患於怠知矣而能遜行矣而不怠然後謂之君子葢聞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自外入者易實故處之以虗由中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勤　劉氏彝曰博聞矣强識矣而猶未敢以為能也於是自卑而尊人抑已以崇德日新力行而無厭怠其所以為君子歟　游氏桂曰多能

者常失於傲而為善者常失於苟有得焉而止令也居之以讓加之以不怠謂之君子宜矣

通論陳氏祥道曰顔子好學而不伐善所謂博聞强識而讓者也三月不違仁所謂敦善行而不怠者也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歡謂飲食孔疏飲食是會樂之具忠謂衣服之物　孔氏穎達曰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盡則交結之道不全若不竭盡交乃全也　吴

氏澄曰飲食之禮所以致其歡樂餽遺之禮所以致其忠誠受其半而辭其半使彼致歡致忠於我之意常有餘而不竭盡不至於使人厭倦而難繼故曰全交謂全其交接之道使可常也

通論游氏桂曰盡人之歡如虞公求玉於虞叔叔既獻之而又求其寶劒故虞叔遂伐虞公此盡人之歡也楚共王歸知罃而問何以報我知罃不應而楚子責以必報不穀是竭人之忠也就飲食衣服言之若

陳敬仲之樂飲而不繼以燭孔子出行不假雨具於
子夏亦不盡不竭之一端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
以為父尸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孫與祖昭穆同　張子曰父於
子主於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
謂為尸而可抱也祭所以有尸者蓋以示敬若接鬼
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是孫行反以子

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

通論朱子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古人用尸本與死者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着歆享　孔氏穎達曰天子至士皆有尸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天子必取孫列之為卿大夫者既醉注云天子以卿謂諸侯入為卿大夫故云公尸諸侯亦然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言倫明非巳孫崔靈恩以為大夫用巳孫非也天子祭

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諸侯祭社稷竟內山川大夫有采地祭五祀皆有尸外神不問同異姓但卜吉則可祭殤無尸若新喪虞祭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後止用男之一尸祭統云設同几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為尸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為尸則祭天亦有尸也

案董伯夏之後丹朱堯之子以為配天者之尸則天無尸明矣周禮節服氏郊祀送逆尸亦后稷之尸也

存疑孔氏頴達曰凡稱禮曰者皆禮舊語也祭祀必有尸尸必以孫子孫行並幼弱得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曾子問云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同姓謂五服外　方氏慤曰君子指所祭之主

案抱孫不抱子指平日言不指當祭言下兩句是作記者推到後来説見得孫與子其分固殊也大凡禮近則有嫌遠則無嫌故天子不以公爲尸而以卿爲

尸諸侯不以卿為尸而以大夫為尸則不以子為尸而以孫為尸亦是此義張子之意謂君子於生之時為祖者抱其孫而為父者不抱其子故死可以孫行為尸而不可以子行為尸非謂孫他日可為巳之尸而抱之也孔氏之意亦謂所祭者之孫可抱為尸昭穆同也子不可抱為尸昭穆異也云爾方氏乃以君子為祭主似祭主抱祭尸不可解矣曾子問篇孫幼則使人抱之使人抱非巳抱也蓋大夫士避君尸必

取無爵者尸必正適所生必已無父又必無爵求兼此三者而又卜之吉乃用則得其人甚難故或及至幼耳

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正義鄭氏康成曰下下車尊尸也尸必式禮之也乘以几尊者慎也　孔氏頴達曰為君尸謂臣為君作尸者已被卜吉君許用者也古者致齊各於其家散

齋亦猶出在路及祭日之旦俱來入廟故羣臣得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君若於散齋之時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之前一後二横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於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謂之較較去車牀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馮較詩云倚重較兮是也若應為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後云式視馬尾是也凢上有冪君以羔皮而以虎緣之

也　方氏慤曰下謂在車則下之也馮式謂之式猶執杖謂之杖　何氏兆清曰上三句立尸之法為君尸五句敬尸之道尸必式二句是尸自處之道

存疑鄭氏康成曰國君或時幼小不能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之　孔氏頴達曰廟門之外其尊未伸不敢亢禮不可下車故式為敬以答君也至廟中禮伸則亢故答拜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

辨正王氏安石曰鄭注國君幼小有告者則下之君必有告者不必幼也

案或疑禮經凡不敢亢禮者有還辟辟拜及三退負序之法令君下尸而尸亦下固疑為屈若君下尸不下而第以式答之恐亦未順意尸必式句專指大夫士言若尸與君當必有辟之之法至不能辟而相值理應先下及君下車自可以辟退之禮處之豈有待君下車而第以式答之之理者攷禮先十日戒尸先

三日卜尸卜而吉乃成其為尸此所謂尸必在二日以內成其為尸則尸尊無下車法矣至乘必以几孔謂几在式上恐式上非置几地蓋車上設几以示尊安之意其實坐然後憑几非式時可用也據昏禮婦乘以几注亦以愼之為說賈公彥疏謂登車時也將上車踐以登若王后則履石若尸乘以几之類則乘字明據可正孔疏几在式上之失矣

齊者不樂不弔齊側皆反樂音洛又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　吕氏大臨曰古之有敬事者必齊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恍惚以與神明交者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於齊也故不樂不弔全其所以齊之志也

通論方氏慤曰致齊不以哀樂易其心祭則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何也齊之所謂哀樂者以防外物為主祭之所謂哀樂者以盡内志為主惟能防外物之樂故能盡内志而樂神之来惟能防外物之哀故能

盡内志而哀神之往齊之不哀不樂乃所以致祭之哀樂也

案鄭孔讀樂為哀樂之樂楊氏梧讀如字攷祭統云耳不聽樂故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則楊得之但樂所以樂弔所以哀其義仍一耳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

瘠泰昔反衰所追反阼才故反隧音遂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其廢喪事形謂骨見隧道也當

若親存　孔氏穎達曰此明孝子居喪之法毀瘠羸瘦也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阼階主人之階孝子在喪思慕不忍從父阼階上下若祔祭則同於吉得升阼階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記曰毀不危身為無後也又曰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者面垢而已君子執親之喪其哀慕之至如不欲生齊疏之服饘粥之食居倚廬寢苫枕塊所以致毀者僅不死而已然先王

制禮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毀瘠形視聽衰幾

於滅性矣送死之大事且將廢而莫之行罪莫大焉

此君子所以不敢過也君子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

父存焉而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執人子之

禮而不忍廢也士喪禮既啓柩遷於祖主人從升自

西階既葬反哭入升自西階此不由阼階之節也雖

天子諸侯在喪稱子亦此義也　方氏慤曰居喪之

禮雖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而喪其明雖聞樂不

樂然不可以過哀而瞶其聰視聽衰則不足以當大事雜記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此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創初良反瘍音羊勝平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勝任也　孔氏頴達曰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滅性是違親生時之意是不孝也然本心實非為不孝故言比也　呂氏大臨曰居喪非虞

祔練祥無沐浴然頭有創身有瘍必為之沐浴　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

存疑呂氏大臨曰汎言居喪而不獨父母此所以兼言不慈也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衰倉回反處上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致毀以下皆所以養老人五十

始衰也　孔氏穎達曰致極也五十居喪許毀而不得極六十衰甚都不許毀也　方氏慤曰七十則自衰麻之外與平居無以異飲酒食肉則不必有疾處於內則不居門外之倚廬也　陳氏澔曰七十之年去死不遠略其居喪之禮所以全其易盡之期

通論孔氏穎達曰魯襄公三十一年經書子野卒傳云毀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正義鄭氏康成曰與猶數也生數来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来日數與或為予　孔氏穎達曰士卑屈故降不如大夫然惟屈殯日不屈成服杖日者成服必在殯後故也大夫以上成服及殯皆不數死日也　陳氏澔曰成服杖生者之事也從死之明日數之為三日是三日成服者乃死之第四日也

通論鄭氏康成曰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已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孔疏証明士殯與成服不同日 呂氏大臨曰三日成服杖生者之事也其三日也自死之明日數之故曰生與来日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其三日也自死之日數也故曰死與往日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則生死皆

以死之明日數之與士異矣士位卑禄寡不若大夫死事畢而後治生事故成服杖後於殯一日然以来日往日數之皆可以名三日也　戴氏溪曰死者日遠生者日忘聖人念之故三日而殯死者事也以往日數三日而食生者事也以来日數其情哀矣聖人察於人情之故而致意於一日二日之間以此敎民而猶有朝祥暮歌者

存疑陸氏佃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鄭氏謂士禮

貶於大夫非是然則喪大記云士之喪二日而殯左
氏曰士踰月外姻至何也曰士卑故主生者之月日
言之不嫌也若大夫以上言来日嫌於已蹙此立言
之法故君之喪曰五日既殯大夫之喪言三日之朝
既殯言既殯非殯之日也亦猶言五日而殯不言朝
言朝嫌於已蹙
案此二句乃以起下文言生者之相與在来日故必
弔之以慰其生死者之相與在往日今則已矣故必

傷之以痛其死也若計殯杖之日則注疏說自不可易鄭氏所謂與日謂殯之明日也喪大記士之喪二日而殯者核時刻言之若按日則仍是第三朝也成服杖後於殯日算来是第四日也從来日數起亦恰得三日此士禮也大夫以上皆以来日數者所謂死事畢而後治生事也喪無貴賤葢統論生者不容自已之思至於位祿則士與大夫固有不能一槩者不必拘陸氏說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正義鄭氏康成曰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弔傷之法若存之與亡並識則弔辭傷辭兼行若但識生而不識亡則惟遣設弔辭而無傷辭若但識亡惟施傷辭而無弔辭也此皆不自往而遣使致已之命然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也　方

氏懿曰不知生而弔之近諂不知死而傷之近偽

應氏鏞曰弔者禮之恤乎外傷者情之痛於中

通論鄭氏康成曰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

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說者有弔

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辭

畢退皆哭孔疏雜記行弔之後致含襚賵畢乃臨若不致含襚賵則弔訖乃臨故鄭云弔傷辭畢皆哭

馬氏晞孟曰子張死曾子齊衰而往哭之或

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然則傷弔之禮

所施固異也案白虎通引檀弓有此文鄭所見檀弓已逸也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賻音附費芳味反遺於季反舍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為傷恩也案傷謂無恩之實不問其所欲已物或非其所欲將不與也案不與則虛此問矣見人見行人也館舍也 王氏安石曰不問者辭口惠而實不至也 呂氏大臨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茍而已所問不由於誠不如勿問之 陳氏澔曰以貨財助喪事

曰賻此三事不能則皆不問者以徒問為可愧也

通論方氏慤曰表記言有客不能館不問其所舍則知人謂行人耳儒行言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者以此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正義王氏安石曰為人養廉也　呂氏大臨曰來取人之所難取也所欲人之所難言也賜之而難取問之而難言非所以惠人之道也　陳氏澔曰賜者君子與者小人

案賜君子而曰来取非所以重君子也君子寧去之而不来矣與小人而問其欲彼欲易饜乎是啓其貪矣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壟力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壟冢也墓塋域登壟為其不敬也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也　孔氏頴達曰自此至君側一節雜記吉凶舉動威儀之事繩屬棺曰紼屬車曰引引紼亦通名助葬本非為客正助事耳故宜執

紼　吕氏大臨曰壟非所登也助葬執紼必有事也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通論吕氏大臨曰諸侯之禮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則助葬者雖諸侯亦執紼

臨喪不笑

正義鄭氏康成曰臨喪宜有哀色　吕氏大臨曰臨喪非笑所也　陳氏祥道曰臨喪不笑與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皆所以言哀樂喜愠之情不相

雜也

揖人必違其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以變爲敬　孔氏頴達曰位謂己之位於位而見己所當敬者則當離己位而向彼遥揖燕禮君降階爾卿大夫注爾近也揖而移近之

明雖君臣皆須違位而揖也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柩音舊

正義鄭氏康成曰望柩入臨哀傷之無容樂也食或

以樂非歎所也　孔氏頴達曰入臨人之喪不得趨翔為容　陳氏澔曰不歌與不笑義同惟食忌憂非歎所也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舂書容反相去聲殯必刃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謂送杵聲不相不巷歌所以助哀也

餘論吕氏大臨曰無服之喪至誠惻怛當與天下同之况鄰里乎　陳氏澔曰五家為鄰相者以聲音相

勸相益舂人歌以助舂也二十五家爲里巷歌歌於巷也　方氏慤曰除喪而後祥故未祥之前通謂之有喪啓殯而後喪故未葬之前通謂之有殯於鄰言有喪舂不相則有殯更可知於里言有殯不巷歌則容或相舂矣鄰近而里遠喪期遠而殯期近故哀不能無輕重淺深之别焉

存異胡氏銓曰孫卿書多言成相漢藝文志有成相雜詞十一篇樂記云治亂以相鄭云即拊也又非送

杵聲矣蘇氏云謳謡名
案本文明言舂不相是送杵聲也不必汨而亂之

適墓不歌哭日不歌

正義鄭氏康成曰墓非樂所哭日哀未忘故皆不歌

孔氏頴達曰哭日謂弔人日也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
辟音避 紼音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由徑不辟塗潦所哀在此也臨

喪執紼及下介冑諸事其貌皆宜與事相配　楊氏

簡曰送喪為生者送葬為死者不由徑謂從喪而送

不由經道而會也不避塗潦謂柩車渉塗潦送死者

哀情重從之無所辟也　陳氏祥道曰情者色之實

色者情之文情之得失存乎內則色之得失見於外

故喪必有哀色則哀之情可知執紼不笑則憂之情

可知

臨樂不歎

正義馬氏晞孟曰傳曰所樂而樂而憂猶有憂而樂君子之憂樂各有所當故臨樂不歎　陳氏澔曰亦為非歎所也

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

正義鄭氏康成曰介甲也　孔氏穎達曰介胄則我容暨暨使形勢髙岸有不可犯之色以稱其服也

馬氏晞孟曰兵革以威克愛也

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色厲内荏貌恭心很非情者也

孔氏穎達曰此句并結前義故者承上起下之辭君子接人凡所施用並使心色如一不得色違於心案鄭注别義不如孔疏為確　呂氏大臨曰色必稱其服情必稱其色内外相顧所謂不失色於人也　陳氏祥道曰君子之顔色無所苟而已矣惟無所苟故為色不同而莫不中禮斯不失色於人矣宜君子於此戒慎而不敢忽也　方氏慤曰色之得失在已乃云於人何也

蓋色則已與人相通故必以人為言焉

案此章是悉數君子動必以禮也禮無不敬故以戒慎二字作總結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撫猶據也據式小俛崇敬也乘車必正立孔疏乘車駟馬之車既並立乘故為敬時俯俛據式　孔氏頴達曰謂君臣俱行君式宗廟則臣宜下車言大夫則士可知若士為大夫之臣亦如大夫於君也　呂氏大臨曰

下之敬重於式所敬皆降一等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周官輿人言髙三尺三寸為式髙五尺五寸為較馮較則言其常撫式則致其敬國君大夫士名位不同則禮亦差等矣

禮不下庶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遽於事且不能備物也　張氏逸曰非是庶人都不行禮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禮文有事則假士禮行之　孔氏頴達曰禮謂

酬酢之禮不及庶人勉民使至於士也　游氏桂曰庶人不廟祭則宗廟之禮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則車乘之禮所不及也庶人見君子不為容則朝廷之禮所不及也不下者謂其不下及也　案孔止以酬酢言不如此說該備

存異陳氏澔曰或云此謂相遇於途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大夫撫式以禮士則士下車庶人則否故云禮不下庶人也　黄氏裳曰謂大夫士所乘皆天子命車乘車之禮不為庶人而下若國君見黄

髮庶人而撫式則大夫士不必下之皆式之而已

案孔疏引白虎通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則文法自與刑不上大夫句相對陳黄二氏牽上文下字非正解而黄尤誤大夫士與君並式可乎

刑不上大夫上時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與賢者以犯法孔疏與猶許也許賢者犯法則非進賢之道其犯法則在八議孔疏周禮一議親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賓輕重不在刑書　孔氏穎達曰五刑三千

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以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其刑則是君不知賢也　呂氏大臨曰庶人愚且賤者也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責之大夫賢且貴者也不可以待小人之法辱之大夫有罪八議所不赦則刑於隱周官掌囚所謂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是也

通論方氏慤曰周官司寇有議貴之辟宗伯不以象示民亦此意也然周官以禮俗馭其民則禮非不下

庶人也要之以治貴者為主有甸師氏則刑非不上大夫也要之以治賤者為主在大夫之下庶人之上者則士而已王制言禮樂造士則禮及乎士矣舜典言朴作教刑則刑加乎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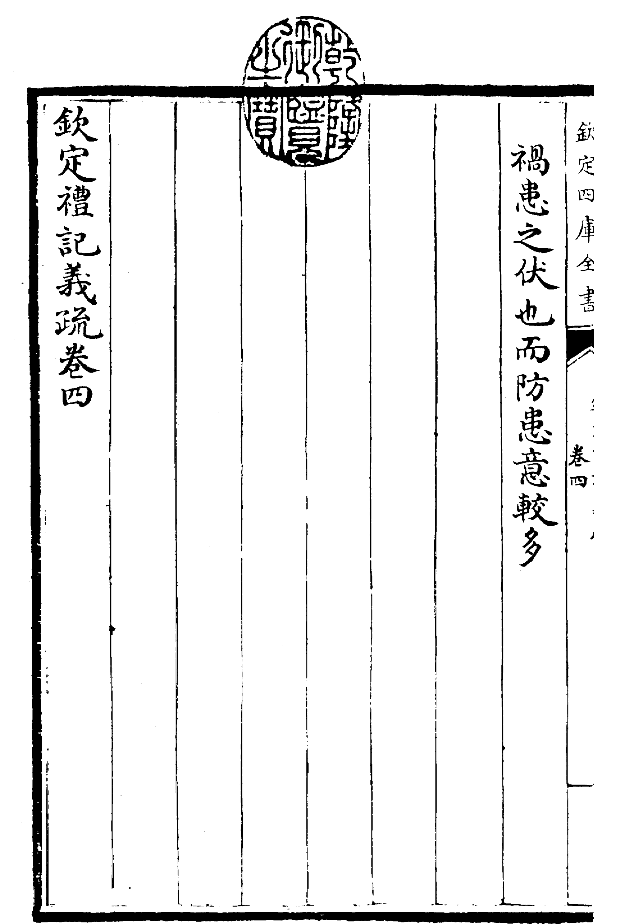
刑人不在君側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怨恨為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孔疏春秋襄二十九年閽弑吴子餘祭公羊傳閽者何刑人也　呂氏大臨曰古者刑人皆遠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

刖者使守囿髠者使守積刑人而在君側輕身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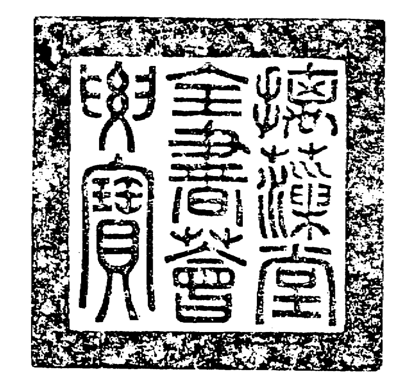
通論陳氏祥道曰刑人不在君側禮也公家不畜刑人非禮也周禮掌戮墨劓宮刖等非不畜也不近之而已畜之者仁也不近之者智也世衰禮廢而防患之道不謹此吴子餘祭所以見殺於閽齊莊公所以見閒於賈舉也

案刑人不可在側兼二說一以杜邪佞之門一以防



禍患之伏也而防患意較多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李士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六十八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

曲禮上第一之五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綏耳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兵車尚威武不崇敬武車亦兵車綏旌盡飾也綏謂垂舒之也德車乘車結旌不盡飾也結謂收斂之　孔氏穎達曰此明德車兵車旌旗之異兵車武車皆革車也取其建戈刃即云兵車取

其威猛即云武車旌謂車上旗旛也尚威武故舒散旗旛若垂緌然德車謂玉路金路象路木路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故結纏其旒著於竿也　游氏桂曰古之制禮者有屈伸之義君子於己德之美常隱常謙而於人也無往而不敬焉德車結旌所以爲謙也盛服而襲所以爲晦也此禮樂之至文所從而生也此以屈爲禮也若夫用兵禦侮之事獨異於此衆車皆式兵車獨不式衆車皆結其

旌兵車獨埀緌其旌服他服皆有溫然之容而介冑獨有不可犯之色常人以拜爲敬而介冑以不拜爲敬此以伸爲敬也

通論方氏慤曰兵車言武之器戎車言武之事革車言武之飾廣車言武之備其爲武車則一也路車言德之美齊車言德之和道車言德之辨斿車言德之純其爲德車則一也周官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此則武車德車竝言旌猶司常通謂之九旗也　陳氏祥

道曰武欲有為以顯仁故綏旌德欲無為以藏用故結旌考之於詩車攻曰悠悠斾旌六月曰白斾央央長發曰武王載斾兵車之所建皆曰斾以其綏旌故也庭燎曰言觀其旂采菽曰其旂淠淠泮水曰其旂筏筏載見曰龍旂陽陽閟宫曰龍旂承祀德車之所建不曰斾以其結旌故也春秋傳曰辛未治兵建而不斾壬申斾之是武車之旌以綏為主也周官王乘以朝謂之道車而此謂之德車是朝祀賓封之車以

德爲主故也

史載筆士載言

正義鄭氏康成曰史士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要之辭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各司其局明君以軍行之禮史謂國史書録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不言簡牘而言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士謂司盟之士言謂舊事也　崔氏靈恩曰士

必載盟會之辭者或尋舊盟或用舊會之禮應須知之故載自隨也　呂氏大臨曰史國史掌爲辭命者士史之有司也國史撰述故載筆以書其辭命有司藏書故載言以備其討論二者皆以職從君者也

前有水則載青旌載舊讀戴胡如字今從胡

正義鄭氏康成曰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青青雀水鳥　孔氏穎達曰王行宜警衛善

惡必先知之又軍陳卒伍行則並銜枚無喧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廣遠難以周徧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左傳云前茅慮無是也青旌謂畫爲青雀旌上舉示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值水也　呂氏大臨曰師行號令非可以言傳也使衆易聞者莫如金鼓使衆易見者莫如旌旗師行之前必遠爲斥堠以備不虞故爲物色旌旗之上舉而示衆使爲之戒自青旌而下皆以物色之類表其事也木色青青雀水

之所生也故有水則以青旌象之

辨正胡氏銓曰載謂載旆舊並音戴非也

存疑方氏慤曰載謂建之於車而警衆於後也周官

言析羽爲旌此言青旌則以青雀之羽爲之下之鳴

鳶飛鴻皆析羽爲之也 案析羽謂析羽而注於竿旌之首非謂以羽爲旌也此言青舉其色下言鳴言飛肖其形亦互文也或青亦飛而鳶旌蒼鴈旌白與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埃烏來反鳶悦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鳶鳴則將風 孔氏穎達曰鳶今

時鴟也云鳴鳶者鳶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不鳴則風不生故畫作開口如鳴時下飛鴻亦作飛象不言旌從可知也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騎其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鴻取飛有行列也　孔氏穎達曰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畫飛鴻於旌首而載之使衆見而為防也古人不騎馬經典無言騎者今言騎是周末時禮

通論陸氏佃曰古稱黄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又齊魯相遇以鞍為几則軍之有騎尚矣

案春秋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單騎也此騎馬之漸見於經傳者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師謂兵衆虎取其有威勇也

孔氏穎達曰虎亦兵衆之象若前有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　方氏慤曰士貴而卒賤師衆而旅寡言士

則舉貴以該賤言師則舉衆以兼寡

寀所過之地或當蒐狩城築師衆聚焉或他國兵旅

假道於此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凡君卿出行

亦未嘗無師旅之從也陳澔謂士師非所當警備或

者禁止暴横之意是以士師爲刑官也誤矣

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摯音至貔婢支反貅許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貔貅亦摯獸也書曰如虎如貔孔疏

尚書牧誓文 孔氏穎達曰摯獸猛而能擊謂虎狼之屬

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欲使衆見以爲防也或謂與虎皮並畫作皮於旌也一云並載其皮貔一名豹虎類也爾雅云貔白狐也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繕鄭讀勁胡如字今從胡）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此四獸爲軍陳又畫招摇星於旌上象天也　孔氏穎達曰前明軍行逢值之禮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也

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軍前宜捷故用雀軍後宜殿故用玄武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也左爲陽陽能發生象龍變生也右爲陰陰沈能殺虎沈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如龍虎也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前後左右之軍陳崔靈恩云龍旂九旒雀七旒虎六旒龜蛇四旒招摇北斗第七星也北斗一天樞二旋三機四權此四星爲魁五衡六開陽七摇光此三星爲杓招摇即摇光也獨云招摇舉指者

爲主　馬氏睎孟曰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繪四方之星所以見奉天討之義也　朱子曰龍者陽之中而能變者故能潛而能飛虎者陰之中而能化者故能伏而能躍鳥者陽之極故能飛而不能潛龜者陰之極故能伏而不能躍此所以名四方之宿也招搖者冬夏寒暑以其所建而後成然非所以成寒暑冬夏也有冬有夏其以日月之行乎軍旅者所以飾怒也故招搖在上以繕其怒而已王建

日月之大常軍師所以爲疾徐進退之節而武功所由成也先王爲天吏致天討故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揺在上以應乎天然其得天下也以民故又以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以順乎人聖人之兵應天順人而已矣　陸氏佃曰急繕謂急之繕之夫怒所以威衆急或易竭無以繕之後將不繼

通論呂氏大臨曰青龍在左左東方也壽星大火析

木之分主之白虎在右右西方也降婁大梁實沈之分主之朱雀在前前南方也鶉首鶉火鶉尾之分主之玄武在後後北方也星紀玄枵娵訾之分主之以是四物畫之於旗立於軍之左右前後以象天體之周旋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所謂交龍爲旂象青龍也熊虎爲旗象白虎也鳥隼爲旟象朱雀也龜蛇爲旐象玄武也四方之旗九旗之遺象也置招揺於旗首以象斗之回旋旗之所指則伐之如天之怒

也急迫之也繕脩也言作而致其怒也　胡氏銓曰

繕完也春秋傳云征繕又鄢陵戰云繕甲兵急完師

以出不喪其威

存疑鄭氏康成曰繕讀曰勁孔疏急堅也利也

案東七宿有龍形南七宿有鳥形西七宿有獸形北

七宿有龜蛇形故各舉其象而配以方色以爲前後

左右軍之標識詩所謂彼旟旐斯旂旐央央旟前朱

雀旐後玄武旂左青龍詩言旐不言旗豈王者之兵

以守為重不以殺為尚歟鄭讀繕為勁於他書無據如胡陸二說讀本字可也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正義鄭氏康成曰度謂伐與步數孔疏牧誓武王誓衆云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一擊一刺為一伐鄭注尚書云伐謂擊刺也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局部分也孔疏軍之左右各有部分軍行須監領故主帥各有所司部分也

呂氏大臨曰各司其局離局姦也

通論馬氏睎孟曰進退有度以一衆也書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荀子曰將死鼓御死轡士大夫死行列則可謂有局矣君子有不戰戰必勝凡以此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

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必求殺之乃止兄弟之讎恒執殺之備交

遊之讎不吾避則殺之交遊或爲朋友　游氏桂曰不共戴天則暴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不反兵則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國則暴者不敢害人之交遊矣聖人之意以爲無故而殺人者君誅之君誅之不得則子報之子報之不得則兄弟報之兄弟報之不得則交遊報之古者於五典之中而爲之朋友非苟然也反兵謂反家取兵不反兵者謂志在復讎須臾不忘常執兵自隨以爲備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論親疏復讎之法天在上故曰戴言不可與共處於天下也檀弓云父母之讎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是矣而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者謂孝子之心不許共讎人戴天必殺之乃止調人謂逢遇赦宥王法辟諸海外孝子雖欲往殺力所不能也檀弓云兄弟之讎仕弗與共國而此云兄弟不反兵者蓋父母不反兵於普天之下兄弟則不同乎國而已而亦不反兵

者則以同體重之也而調人云辟諸千里之外者亦謂會遇赦之法檀弓又云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雖同不反兵與父母之讎異矣朋友亦報讎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　呂氏大臨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通刑也殺之而義則殺之者無罪故令勿讎讎之則死調人之職是也殺之而不義則殺之者當死宜告於有司而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乎復讎也然復讎之文雜見於經傳考其所以得

復者必讎人之勢甚盛緩之則不能及故遇即殺之不暇告於有司也亦有法之所已赦或罪不麗於法有司莫得而辟者仁人孝子不得已而行王法亦不得不從而許也然調人猶和之而使避弗避然後執之不失法之信且伸仁人孝子之義報父之讎誓不與讎同生死所以弗共戴天也寢苫不仕以喪禮自處也手不捨兵雖寢不忘故枕戈也雖市朝不避故不反兵而鬬也居兄弟之讎則殺於父矣仕而不共

國則猶可以仕也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猶有所避也所與居父讎同者不反兵而已居從父兄之讎則又殺於兄弟矣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主人者其子也從主人而殺之不爲戎首也復讎輕重之義不越是三等而已此皆天屬之讎若以義推之則君之讎眂父師長之讎眂兄弟主友之讎眂從父兄弟而已主者大夫之臣稱其君也友者吾同志也此篇所稱交遊之讎蓋友也言交遊而不言從父

兄弟互文也　顧氏元常曰二禮載復讎事向頗疑之治平盛世井井有綱紀安有私相報讎之事然天下事亦不可知四海至廣事變萬端豈可以一律論成周所以存此一條亦是沿人之情如父母出於道或被强寇刦盜殺害其子豈容但已在旁必力鬬與之俱死不在旁必尋探殺之而後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縱彼在窮荒絶域亦必欲尋殺之以雪父母之冤故不與共戴天也然又看輕重如何

讎亦非一端如父因事被人擠陷爲人子者亦當平心自反不可專以報復爲心或被人挾王命以矯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揺動又當爲之飲恨而不容以必報爲心也倘不顧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復讎之義以相搆害是亂也

案古周禮說復讎不過五世所以止殺也公羊復百世之讎就人子而原其心之痛也蓋謂父母之讎歷久難忘要當存此必報之意耳非果百世也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壘力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荒穢也　孔氏穎達曰明食禄宜任其事也四郊者王城四面皆有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諸侯亦各有四面之郊里數隨地廣狹故云四郊卿大夫任當軍帥若有威德則無敢見侵尸禄素餐寇戎充斥郊坰故多軍壘罪各有歸故爲卿大夫之恥辱地采地士邑

宰爲君邑宰必宜地民相得若使地廣而荒廢民散而流移亦邑宰之恥辱也　陳氏祥道曰不言國君之辱者蓋主危臣辱主辱臣死言國君之辱則臣之罪不特辱而已

通論馬氏晞孟曰先王之時賢者使之出長而國之謀議繫焉能者使之入治而民之事功繫焉卿大夫之辱以不能折衝禦侮故也士之辱以不能使之樂事勸功故也昔衛發在衛社稷不辱季梁在隨楚兵

不加子罕在宋晉覘知其不可伐莊子在卞齊人忌而不敢過蓋賢者之在人國也有智以先人仁以感人勇以服人鄰國之兵自不敢至四郊豈其多壘乎郎之戰公叔禺人曰君子不能爲謀士不能死則四郊多壘亦士之辱蔿掩爲政於楚書土田井衍沃子産爲政於鄭民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則地荒不治亦卿大夫之辱記所言特其所主者而已

臨祭不惰惰徒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惰爲無神也朱子曰無神謂神不在也　孔氏穎達曰臨祭須敬鬼神饗德怠惰則神不歆

通論馬氏晞孟曰孔子於齊則慎周之諸侯在廟肅肅則不惰可知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焚之必已不用孔疏服是身著之物故焚之　埋之不知神之所爲孔疏牲器之類並爲鬼神所用雖敗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

皆不欲人褻之也孔疏埋之猶在焚之則消所以異也若不焚埋人或用之是褻慢鬼神之物也 呂氏大臨曰祭服人之所御則焚之陽也牲器龜筴鬼神所用則埋之陰也

餘論馬氏晞孟曰君子雖貧不鬻祭器雖寒不衣祭服則焚之埋之可知矣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於公助祭於君也 呂氏大臨曰執臣子之敬無敢眡賓客故自徹其俎以出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祭於公謂士助君祭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其俎若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云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也　馬氏睎孟曰特牲饋食禮賓出之後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康成謂兄弟及衆賓自徹俎而出惟賓俎有司徹歸之夫衆賓祭於士猶自徹其俎則大夫士祭於公其自徹可知大夫士祭於公自徹則大夫祭於大夫不必自徹也　陸氏佃曰言凡則豈特士而已

蓋大夫亦自徹俎以歸則主人使歸之據大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曰賓館則主人之辭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正義鄭氏康成曰諱避也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問諱一節論諱與不

諱之事古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至卒哭後服已受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且言之則感動孝子故諱其名也　劉氏彛曰死而不諱則安忍而忘親二名而均諱則易犯而難避聖人知其然爲之諱名之禮使之卒哭而諱所以盡愛敬之心二名不偏諱所以適言語之便

通論馬氏晞孟曰禮不諱嫌名若曾子不以諱晳而不稱昔者裼裘之類是也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逮音代 一音大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　庾氏蔚之曰諱王父母正應由父所以連言母者婦事舅姑同事父母且配夫爲體諱敬不殊故幼無父而識母者則可以諱王父母也　孔氏穎達曰王父母謂祖父母

也若及事父母則諱祖也若幼少不及識父母則不諱祖父母也　方氏慤曰父母之言則子之所當從者也逮事父母則親聞父母之言矣故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聞父母之言焉故不諱王父母

通論呂氏大臨曰父之所諱子亦諱之雜記曰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與父同諱是也

存疑張子曰言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尤非義如先君以獻武諱兩山雖數世祖猶諱也是難於

盡信書

案聞名而心瞿者哀心感故父母之名必諱也其餘諱皆由父母生也故曰子與父同諱母之諱不舉諸其側不諱王父母惟庶人無廟則然身事其廟而可不重其名乎故天子諸侯於始祖亦諱爲吾逮事其廟則敬心生也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私諱謂臣言於君前不避家諱

孔疏大夫之諱尊無二也大夫之所則避君諱也　孔氏穎達曰玉藻云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此承上君所無私諱故略之　方氏慤曰公所無私諱私之尊不伸於公也私所有公諱公之尊無往而不伸也　通論胡氏銓曰君所無私諱欒鍼於晉君之前名其父書是也　陳氏祥道曰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則大夫之名亦有衆所當諱者亦公諱也言公諱則君與

大夫凡所當諱者皆在其中

案公諱固謂君諱然大夫易名之典出之於君則亦君所諱矣故大夫之祖父而非大夫則不諱大夫之祖父嘗爲大夫而君賜謚者則於君前亦稱謚去位未謚而君字誄之則後於君前亦可稱其字諸侯之大夫雖有謚而稱於天子則亦名如欒盈之稱陪臣書以天子未嘗謚之也陳氏補義甚圓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諱謂其失事正　呂氏大臨曰教學必以詩書有所諱則學者終有惑也文字所以示於衆有所諱則失事之實必有害也

通論李氏格非曰詩云駿發爾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云而邦其昌是文武之名詩書不諱也

廟中不諱

正義鄭氏康成曰廟中爲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　孔氏穎達曰謂祝嘏

辭說有事於禰則諱祖以上　呂氏大臨曰廟中不諱父前子名也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正義鄭氏康成曰臣於夫人之家恩遠則不諱質猶對也婦親遠於宮中言則避之　孔氏穎達曰夫人君之妻夫人本家所諱臣雖對君前言語不為諱也婦諱謂婦家之諱但於婦宮中不言耳門謂婦宮門

若於宮外則不諱故臣對君前則不諱也　呂氏大臨曰大功小功不諱者恩輕也　陳氏澔曰夫人之諱與婦之諱皆謂其家先世

通論田氏瓊曰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此婦諱與母諱同者雜記分尊卑此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

存異焉氏晞孟曰曲禮言王父母則於已爲祖者也雜記言王父母則於父爲祖者也於父爲祖則於已

爲曾祖而其服則小功於父爲世父叔父姑則於已爲從祖祖姑而其服亦小功於父爲姊妹則於已爲姑而其服則期與大功凡此以父爲之諱而諱之是大功小功有所謂諱也大功小功不諱言其不與父同諱者而已

案禮爲曾祖父齊衰三月其齊衰尊尊也小功緦旁親之服不可施於高曾馬說誤矣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禁問俗問諱皆爲敬主人也禁謂政教俗謂常所行與所惡也　孔氏穎達曰竟界首也禁謂國中政教所忌國如今國門內也門主人之門也主人祖先君名宜先知之欲爲辟之也　王氏安石曰邑國皆有竟竟內各有禁俗繫於國國殊則有異俗國非特城中而已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禁若孟子言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是也俗謂其國之禮俗有與他國不同者也問諱

賓爲主人諱也私諱不出門門之内雖賓亦得諱之所以敬主人也　方氏慤曰范獻子聘於魯而不知先君之諱則入門可以不問其諱乎

外事以剛日内事以柔日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剛日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春秋甲午祠兵以柔日順其居内爲陰　孔疏公羊莊公八年甲午祠兵鄭引周禮駁以治爲祠之誤此直取甲午証用剛日事耳　崔氏靈恩曰外事用兵之事内事宗廟之祭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

踐之明卜筮及用日之法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乙丁己辛癸五偶爲柔　馬氏晞孟曰師田外祭之類外事也冠昏内祭之類内事也

存疑陳氏澔曰外事巡守朝聘盟會之類内事如宗廟之祭冠昏之禮

存異孔氏穎達曰外事郊外之事内事郊内之事郊天在國外應剛日而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又社稷是郊内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者郊社尊

不敢同外內之義自郊社之外皆用之祭社用甲而召誥用戊者召誥是告祭非常禮也郊之用辛唯夏正郊天及雩大享明堂若圜丘自用冬至五時迎氣各用其初朔之日案月令則以四立之日不以朔日 胡氏銓曰春秋郊皆用辛故郊特牲云郊用辛春秋之變禮非古法也社用甲剛日名誥用戊亦剛日即此剛日之謂又春秋升陘之戰用丁未泓之戰用己巳而武王癸亥陳於商郊則非剛也

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天子有事於文武祀也論語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戎也故鄭氏惟以祠兵釋外事其曰出郊即我出我車於彼郊矣之意崔氏亦惟以用兵爲外事祭宗廟爲内事是也孔氏所謂已非鄭意而胡氏又謂郊社外事春秋郊用辛變禮非古法馬氏補師田皆外事冠昏亦内事猶近之至陳氏又增廵守朝聘會盟皆外事則更遠矣蓋治兵之用剛日唯在出兵所謂宜於社而後出也田獵亦以

習兵故詩曰吉日惟戊吉日庚午若布陳合戰則不能拘故武王癸亥次於商郊也內祭用柔日惟四時之祭爲烝特牲禮所謂日用丁巳也若有特告則亦不拘故成王戊辰烝告周公其後至祭天地日月在二至二分所重在陰陽之始陰陽之中不必復以日之剛柔辨陰陽周郊之用辛則以武王克殷辛亥日告於天宗上帝遂以爲一代之制所謂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祈穀大雩皆用之並非春秋變

禮若特告則亦不拘故周公營洛丁巳郊戊午社也

巡守之出傳無明文朝聘會盟則左傳所載剛柔日

皆有之未聞以爲外事而必用剛日也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喪事先

遠日吉事先近日

正義鄭氏康成曰旬十日也先遠日者孝子之心喪

事葬與練祥也孔疏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非孝子之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先卜遠日示

不宜急微申孝心也宣八年左傳卜葬先遠日辟不

懷杜註懷思也辟不思親也此尊卑同雖士亦先卜

來月下旬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孔疏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

孔氏穎達曰卜筮日者若大事則先筮後卜周禮筮人云即事之漸也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哀公九年晉卜伐宋皆先卜後筮春秋亂世不能如禮尚書先言龜從以尊畀言之故先龜也

案喪事奪哀故先遠日示不忍迫也吉事主敬故先近日示不敢緩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周禮大卜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

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筮人掌九筮之名一筮更二筮咸三筮式四筮目五

筮易六筮比七筮祠八筮參九筮環案注詳見周禮 鄭注周

禮古用三代筮龜三筮並凶則止不卜若有一吉猶

得卜之 張子曰儀禮筮日只是二筮先筮近日後

筮遠日不從則直諏日用下旬遠日蓋二筮足以致

聽命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

存疑孔氏頴達曰大事卜筮兼用次事唯卜不筮故

表記云天子無筮又曰旬之外曰遠某日者案少牢
大夫禮令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
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此謂大夫禮旬之内曰近某日
者案特牲士禮云不諏日注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
可祭則筮其日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諏日是士
於旬初即筮旬内之日是旬之内日也主人告筮者
曰用近某日此謂士禮鄭注云謂征伐出師若巡守
天子至尊大事惟用卜也小事無卜唯筮筮人掌九

筮之名鄭注古人不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也天子旣爾諸侯亦然大夫則大事卜小事筮

辨正呂氏大臨曰天子無筮指爲次事無所據

案表記言天子無筮又言天子道以筮彼注道有小事則用筮此疏乃以次事言之攷九筮一筮更注謂遷都邑夫遷都豈小事乎盤庚篇言卜稽未嘗言筮也七筮祠注謂筮牲與日則言卜日卜牲者又多矣故其爲大事小事亦大槩言之初不必指定其爲何

事卜筮或一用或兼用亦在其人耳古人用兵亦有
言不疑何卜而不卜者亦有龜焦大凶而反勝者要
在心明乎理而以義斷之必拘拘焉謂此當用卜此
當用筮不亦末乎又案此文第以吉凶分遠近並不
以遠近分貴賤少牢特牲雖有士大夫之分祭則猶
是吉事耳若以少牢爲先遠日豈大夫吉事反用凶
禮耶此說亦不知何據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　孔氏頴達曰卜擇吉日故云爲日假因也爾汝也指著龜也泰大中之大也欲褒美此龜筮故謂爲泰　馬氏晞孟曰布席謂之爲席擇日謂之爲日以其有所爲故也曰泰者猶羮曰大羮尊曰泰尊皆以其有所尊也事之萬變不一理之是非不一卜筮而體吉則吉體咎則咎故曰有常

通論孔氏頴達曰白虎通稱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

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隂故其數耦說文云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其數奇大夫以上命龜有三涖卜之官以主人所卜事命卜史曰事命一也卜史得命序述涖卜所陳之辭曰述命二也卜人即席命龜云假爾泰龜云云三也命筮有二一事命主人以所爲事命筮史一也一述命筮史得命遂述以筮二也士命龜二命筮一

呂氏大臨曰命龜者周官大卜主之命筮人君

未聞必筮人主之大夫則筮史命之少牢禮是也

案卜之法天子南面冢宰宗伯北面受命卜於廟内

冢宰宗伯涖卜門東西面以命大史曰事命龜人奉

龜闑外席上西首肆師詔相大史太卜卜師各執事

門西東面行立太史以告大卜大卜告卜人曰述命

卜人作龜復命之曰命龜此則命龜之辭也諸侯無

再述命大夫無述命士則親命卜人卜人命龜而已

若君親卜則君北面筮之法大略與卜同筮人即北

面命筮

卜筮不過三

正義鄭氏康成曰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

孔氏穎達曰一卜不吉而凶又卜以至於三三若不吉則止筮亦然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不過三如洛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是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存疑崔氏靈恩曰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為三也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是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惟一用而已　吳氏澄曰一卜不吉雖可再卜再卜不吉雖可三卜然須俟他日然後再卜三卜不可於一卜再卜之日而相因重複以卜蓋誠不專且瀆神也筮亦然

案金縢乃卜三龜是每卜必用三龜筮亦用連山歸藏周易三者皆不吉則止不過三者如卜上丁不吉則卜仲丁不可四卜上丁也但士筮上丁不吉即於此日筮仲丁大夫至上丁日乃筮仲丁若卜尤重於筮三龜皆吉皆凶不再卜兩吉亦可用不再卜惟一吉則改期再卜若如崔氏說則一日卜六龜九龜矣恐非不過三之義如吳氏說則止大夫禮耳士則不然

卜筮不相襲

正義鄭氏康成曰卜不吉又筮筮不吉又卜是瀆龜筴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　孔氏穎達曰襲因也重也襲有二義大事則卜小事則筮一也前卜不吉則止不得因而更筮前筮不吉則止不得因而更卜二也若相因不止則神不告

存異方氏慤曰卜筮不過三三卜之矣而又卜之是卜與卜相襲也三筮之矣而又筮之是筮與筮相襲

也

辨正呂氏大臨曰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大事則先筮而後卜洪範汝則有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故有龜從筮從或龜從筮逆是龜筮並用也晉卜納襄王得黄帝戰於阪泉之兆又筮之遇大有之睽亦龜筮並用也故知不相襲者非大事也　陸氏佃曰書曰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習吉據此龜襲龜可也若大事先筮後卜筮

不吉雖卜可也非所謂襲襲謂若卜筮不吉又卜筮之

案二句相似而義别此謂三卜皆吉皆凶不得復筮三筮皆吉皆凶不得復卜也若筮有一吉猶得用卜若小事則既筮不可卜大事若先卜亦不再用筮也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與音預踐鄭讀善王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弗非無非之者日所卜筮之吉日也　王氏肅曰踐履也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

孔氏穎達曰龜爲卜筴爲筮解所用也使民信時日者解所以須卜筮之義也先聖王者明造制卜筮必聖位兼幷也時者四時日者甲乙之屬法典則也令教訓也猶與者説文云皆獸名猶玃屬與象屬二獸進退多疑人多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故曰以下引舊語以結之言卜筮以定是非有疑而筮之則人

無非之不言卜從可知　邵氏囦曰卜筮之事忽之者以爲不足信泥之者以爲不可不信記禮者慮人之泥之也則曰不過三不相襲又慮人之忽之也則曰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是又戒其忽也　吴氏澄曰卜筮之用有二占日與占事也用之以占日使民信時日用之以占事使民決嫌疑

通論呂氏大臨曰周官龜人掌取龜攻龜入於龜室釁之以時用凡卜龜人奉龜以往大卜涖卜眂高命

龜蕃氏以明火爇燋燧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卜師

揚火作龜致其墨以示卜人卜人占之其占視其兆

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

千有二百此龜爲卜也筴蓍也古者以蓍爲筮而揲

卦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而揲之以四歸奇

於扐是爲一變三變成爻以四揲之數七八九六以

辨陰陽老少十有八變而成卦凡筮筮人左執筴右

抽上韇兼執之受命於主人擊筮述命立筮卦者坐

卦以木卒筮書卦於木示主人乃退此所異者不述命坐筮而已其占視其卦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此筴爲筮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踐讀爲善孔疏言卜得吉而行事必善也

案表記一言不違寵筮則王氏讀如字爲長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監駕且爲馬行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明乘車顧式僕御謹敬之事君車君所乘之車

也將駕謂始欲駕行時也僕即御車者周禮諸僕皆
用大夫士策馬杖也别有人牽馬駕車僕執杖監駕
立馬前恐馬奔逸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僕御君車之節有五將駕一也已
駕二也驅之五步三也君出就車四也車至大門五
也
案周禮地官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御雖一技
而道寓焉况身爲君御可不謹乎以下六節自將駕

至就道不特可以安君躬抑且可以養君徳僕御需

正人信哉

巳駕僕展軨效駕（軨歷丁反一音領）

正義鄭氏康成曰展軨具視效駕白已駕也　孔氏穎達曰已駕駕竟也展眡也軨謂轄頭轊也車行由轄故具眡之效白也僕監眡駕竟而入白君也　張子曰展軨謂周眡一車百物無廢而軨者任重之要故爲展眡之主焉至尊將乘慎重當然僕之禮也

存疑胡氏銓曰軨車欄也楚辭九辯云倚結軨兮長太息又宣帝紀軨獵車注前有曲軨盧氏云車欄之笭不作車邊笭楚辭云倚軨若非欄何可倚乎推此則轄頭幷欄皆曰軨也

笭欄不須展此以轄轊爲正

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上時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奮振去塵也貳副也跪乘未敢立敬也　孔氏穎達曰由從也僕入白駕竟先出就車

於車後自振其衣去塵從右邊升上必從右者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副綏而升也跪乘者僕先試車時君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故跪乘以為敬

通論方氏慤曰正綏少儀所謂良綏貳綏少儀所謂散綏

存疑胡氏銓曰案春秋傳左并轡則此亦當在於左

而右手授綏轉身向後引君登也

案將中軍則將居中御居左君自將則君居中以懸鼓必於中執枹鼓之者必於中以爲司命也上軍下軍將亦居左凡乘車皆主左而御中以六轡皆御兩手分執之不居中則不調也胡氏引郤克以例君殊誤

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轡悲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調試之　孔氏穎達曰轡御馬索

也車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詩云兩服上襄兩驂鴈行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也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以驂馬内二轡繫於軾前其驂馬外轡幷兩服馬各二轡分置兩手故詩云六轡在手也令右手執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故云執策分轡也驅之者試驅行之也五步而立者跪而驅馬以行五步即止而倚立以待君出盖跪以見敬而立則調試之

也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攘如羊反又音讓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并轡授綏者車上僕所主也左右謂羣臣陪位侍駕者攘郤也或謂攘古讓字　孔氏穎達曰君出就車則僕并六轡及策置右手中左手取正綏轉身向後引君上也辟遠也君已上車車欲進行故左右侍駕陪位諸臣皆遷郤以避君使不妨車行也

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騶舊仕舊反音驟又七須反音趨令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　孔氏穎達曰左右已辟故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大門君之外門撫按止也僕手執轡車行由僕欲令駐車故抑止僕手也車右勇士也車上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既至大門出履險阻恐有非常故回頭命車右上

車至門閭溝渠而必下車者一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險阻恐有傾覆故勇士亦須下扶持之也僕不下者車行由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也　王氏炎曰驅車則行疾步馬則行緩門閭必步恐有衝突也溝渠必步恐有傾仆也通論方氏慤曰車右即周官之司右是矣盖人之手足左不如右强故車右置勇力之士

案至大門而車右就車矣但君駕尊嚴必待命而後

就之人臣之禮然也　鄭氏對就車訓步爲右下車王氏對車驅謂步爲馬緩行夫君式右下時馬亦未有不緩行者義或兼之又左傳程鄭爲乘馬御羣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則騶爲君之從車甚明而舊必改讀爲騶與趨殊不可解國中不馳而驅之使騶乎大夫不徒行而從君者必旁車而趨乎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

正義鄭氏康成曰僕與己同爵則不受　孔氏頴達

曰僕人謂爲一切僕非但爲君僕時也車上僕爲主故爲人僕必授綏於所升之人也降等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卿御也僕既畀降則主人受取綏不然僕者敵體則主人宜謙不受也

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拘古侯反又音俱

正義鄭氏康成曰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己同爵則不受　孔氏穎達曰僕者雖畀而受其綏不謙猶當撫止其手若不聽自授然

後乃受也不降等者既敵不受而僕必授則當卻手從僕手下自拘取之亦不用僕授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夫禮有六藝御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爲賢孔子以執御爲能而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爲之則御非賤者之事故有以同等爲僕者有以降等爲僕者有以弟子爲師之僕者禮曰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爲之僕也

論語冉有僕樊遲御此弟子爲師之僕也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入大門謙也婦人不立乘異於男子犬馬非贄幣也　孔氏頴達曰客車不入大門者案公食大夫禮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注云賓車不入門廣敬也立倚也婦人質弱不倚乘異男子也男子倚乘婦人坐乘犬馬者賓主相見用充庭實而已非問聘之贄幣故不上堂贄謂羔鴈錦玉之

屬乃上堂也　呂氏大臨曰客車不入大門敬主人也婦人不立乘從安也犬馬不上於堂賤畜也　方氏慤曰大門爲最外之正門坐乘則安婦人所乘謂之安車者以此

通論馬氏睎孟曰客車不入大門所以敬主主人出大門迎之所以敬客故覲禮偏駕不入王門墨車龍旂以朝以犬馬獻人則執緤靮而已以馬合幣則達圭而已奉馬而覲則授人而已皆不上堂之謂也

存異馬氏晞孟曰若諸侯不以客禮見則墨車龍旂可以入大門

寀覲禮侯氏乘墨車載龍旂注謂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蓋諸侯金路象路等並與天子同所謂偏駕也入天子之國則當降等用墨車注以天子之國言則所謂偏駕不入王門者國門非大門也若以爲大門則偏駕固不入墨車亦何嘗可入彼經無墨車入門之文疏又謂墨車至門外是墨車至門外不入

門之明証也況客禮尊於臣禮豈有容禮則不入不以客禮見者反可入之禮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正義鄭氏康成曰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尊賢也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入國不馳愛人也馳善躪人也孔疏何胤云躪躐也車馳則好行刺人入里必式不誣十室孔疏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孔氏穎達曰此以下明雜敬禮也君子謂人君也人初老則

髮白太老則髮黄故見而式敬也人君尚爾則大夫士可知卿位路門之内門東北面位也國中人多馳車則害人二十五家爲里里有門必式禮之爲敬也通論孔氏穎達曰迎賓客則樂師注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是天子禮　方氏慤曰黄髮則老之尤者詩所謂黄髮兒齒是矣　馬氏晞孟曰能敬老然後能敬賢能敬賢然後能敬人民昔禹見耕者則式過十室之

邑則下孔子見負版凶服者則式見楚狂接輿則下武王式商容之閭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門君子凡在所敬者奚嘗不式且下哉記之所言特其大率而已餘論馬氏晞孟曰傳曰丞相進見御座為起乘輿為下此下卿位之意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此入里必式之意石慶入里門不下車而其父責之張湛望里門則步君子多之則入里必式者父母國之道也存疑呂氏大臨曰車之所過則門外之朝位也卿立

於位以俟君君過之則下非卿之虛位也

存異呂氏大臨曰入里必式先人之居在焉也

案聘享行於廟廟在雉門內則迎賓宜於雉門燕禮

行於寢則迎賓宜於路門孔疏此卿位據燕禮君南

鄉逼卿是卿位在路門內之東也呂氏則謂門外之

朝位不知所指何門若三槐九棘之位則在詢萬民

之朝其內乃闕門臣猶得以車過而身下之君未至

闕早下乎疑是路門外正朝之位其左右皆卿大夫

日治事之所故君出過此乃升車入至此即下車以爲敬也若内朝之位則宗人嘉事也朝臣有復逆乃入不下卿日朝之位而下卿不常入之位乎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依注五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御當爲迓迓迎也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

通論鄭氏康成曰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迓也世世人亂之

餘論馬氏晞孟曰春秋洮之盟尊王人雞澤之盟尊單子平丘召陵之盟尊劉子鄄之盟尊單伯蓋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王人雖微必先諸侯所以尊王命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其意亦若是而已矣

存異張子曰御謂御車也奉君命而召雖所召者賤使者當自御之　方氏慤曰自御爲之僕也故僕人之禮前經有降等者以此

案詩百兩御之儀禮賸御沃盥御字並詁迓字鄭注自不可易竟作御車解非方氏証以降等之說更舛降等者謂士降於大夫一等大夫降於卿一等亦非謂貴者自降也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爲于僞反朱子如字蓌子臥反又側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蓌則失容節孔疏蓌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拜則挫損其戚容

朱子曰蓌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鄢陵之戰郤至不拜楚使㟁之役

褰叔之子不拜其父細柳之屯周亞夫不拜其君可謂知此矣　又曰古者介胄有不可犯之色故介者不拜兵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兵車不式危事不齒介者不拜不以國容入軍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蓌猶詐也　孔氏穎達曰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

案鄭讀爲去聲而訓蓌爲挫言所以不拜者爲拜則

損其威也如此則不拜矣下拜字何解朱子讀爲平聲言介者之不拜非全不拜也特其所爲拜者直其身亦不俛其首若有枝拄而不得屈下者然則爲字拜字俱有著落左傳三肅使者則此荄拜即肅拜也注疏又以似詐爲說則幷非挫損義矣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正義鄭氏康成曰祥車葬之乘車空神位也乘君之乘車君存惡空其位也　孔氏穎達曰祥猶吉也吉

車謂生時所乘葬時用爲魂車車上貴左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王者五路玉金象木革王自乘一餘四路從行臣乘此車不敢空左空左則似祥車凶也案御者即居左而虛中會同王乘金路猶以革路行案會同必田獵車攻篇是也戎右職云會同充革車注充之謂居左也左必式者不敢自安故恒憑式乘車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案革路而虛中又似革路之祥車故反使右居左蓋御者執御雖左不嫌右居左無擊刺之事則有嫌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車者必慎於左考工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楗也器物不敢措之於左月令所謂載耒耜於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後世虛左以迎皆古之遺制耳此乘車爲然兵車則御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緩爲右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傷手而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矣此將帥所乘也士卒所乘則左

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戒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御非其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在中可知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言左右下則御在中不下可知也宣公十二年楚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是左人執弓也成公十六年欒鍼為晉侯右曰寡君使鍼持矛焉哀公二年衛太子為簡子右禱曰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蓋御無定位右有常處故將帥車則

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人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職常持矛也此三人乘車之法也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

正義鄭氏康成曰遠嫌也　孔氏穎達曰僕在中央婦人在左進左手持轡使形微相背若進右手則近相嚮故後右手以遠嫌也

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正義鄭氏康成曰敬也　孔氏穎達曰御國君則禮以相向爲敬故進右手既御不得常式故但俯俛而爲敬也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奇居宜反欬開代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入必正也奇車獵衣之屬孔疏獵車之形今之鉤車是也衣車如鼈而長漢桓帝時禁臣下乘之　廣猶弘也廣欬爲若自矜　孔氏穎達曰國君不可乘奇邪不正之車車已高在上而聲大欬似自驕矜又驚衆也妄虛也車

上無事虛以手指揮四方並爲惑衆也

通論馬氏晞孟曰先王之時車不中度不鬻於市葢造車之法軫方以象地葢圓以象天輪輻以象日月葢弓以象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權横者中衡玉路以象德之美金路以象義之和象路以象義之辨革路以象義之制木路以象仁之質凡欲人君俯仰而觀之則思合天地之德周旋而眂之則思合日月星辰之明出入不踰於規矩權衡言動不離於

道德仁義然後奇邪之志不萌於心而中正之行可律於下所謂器以藏禮禮以出信也非禮之奇車其可乘哉

餘論胡氏銓曰自五路之外皆奇異之車如漢宣乘軨獵車也

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巂惠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立平視也案惟婦人不立乘男子皆立故以立之所視爲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巂或爲槼陸德明曰又作䅿平式視

馬尾小俛也顱不過轂爲掩在後　孔氏穎達曰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也馬引車其尾近車闌前車上憑式下頭時不得遠矚但瞻視馬尾轂車轂也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論語云車中不内顧是也　方氏慤曰立視五巂則不至於逾遠式視馬尾則不至於偪下顱不過轂則不

至於掩後　陳氏澔曰立謂立於車上

通論馬氏晞孟曰周官道右詔王之車儀不廣欬口

之儀也不妄指手之儀也立視五巂式視馬尾日之

儀也顧不過轂首之儀也立欲平故視五巂式欲俯

故視馬尾

存異胡氏銓曰子巂鳥名車上平視不過五巂猶云

不過百雉也雉飛不過三丈則五巂當亦取其飛之

遠近為喻孔氏以巂為規槷巂音攜不近規也恐非

案周禮考工記匠人有五雉七雉九雉之制又左傳都城不過百雉杜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故取以名子規之飛遠近無定斷以車輪之周爲是不得援爾雅嶲周陸璣云嶲周子規也爲証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彗音遂徐雖醉反卹勿舊讀寧沒今如字

正義朱子曰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耳

孔氏穎達曰軌車轍也　姚氏舜牧曰彗掃也卹

恤也彗掃而加存恤馬勿急策以驅前

存異鄭氏康成曰彗竹帚卹勿搔摩也　孔氏穎達曰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取竹帚帶葉者爲杖形如埽帚故云策彗云卹勿者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但僕搔摩之時其形狀卹勿然車行遲故塵埃不起不飛

辨正吳氏澄曰彗卹謂掃拂之勿驅謂勿以策策馬令疾行也彗卹句勿驅二字句兩轅中間相去之度

爲軌馬行不疾則車塵不遠故不出軌也

案舊說以卹勿釋搔摩欠妥草廬吳氏以勿驅二字爲句較是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　賈氏公彦曰路大也故人君路門路馬之等皆稱大　方氏慤曰齊牛祭牲也歲時必齊戒以朝之故謂之齊牛

辨正孔氏穎達曰案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

云王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鄭注周官與此文異熊氏云此文誤當以周禮注下宗廟式齊牛爲正路馬君之馬也敬君故至門下車重君物故式路馬

案以下二句準之當以周禮齊右注所引爲是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正義鄭氏康成曰載鞭策不敢執也　孔氏穎達曰乘路馬謂臣習儀獨行時也路馬君之車馬臣雖得

乘之猶不可慢故必朝服而自御載鞭策者又不敢執杖杖馬故但載杖以行也不敢授綏者君在則僕人授綏令習儀者身既居左自馭而乘雖有車右而不敢授綏與己也左必式者既不曠左故亦居左式而敬之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蹙本又作蹴徐采六反又子六反芻初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齒數年也誅罰也　孔氏穎達曰

步猶行也謂單牽君馬行時必在中道正路爲敬也
芻食馬草也蹙謂以足蹴蹋之及論量君馬歳數皆
爲不敬亦被責罰也　馬氏晞孟曰載鞭策不敢授
綏行必中道教其敬君物也蹙路馬有誅齒路馬有
誅戒其慢君物也先王制禮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
細凡以止邪於未形而巳
通論馬氏晞孟曰周官大宰八柄言誅内史八枋言
殺此誅所以爲殺也宰夫治不以時舉者禁殺戮凡

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以告而誅之皆所以為責也然則蹙芻齒馬之誅蓋亦責之而已少儀曰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覲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勿賈君子尚然況其君乎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張子誠